

全球化冲击

当代中国面向世界的挑战

王庆五 著



内蒙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当代中国面向世界的挑战/王庆五著—呼和浩特: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2003.12

ISBN. 7-204-07029-1

I. 当... II. 王... III. 中国—面向—世界—中国 IV. TP3-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3) 第 113963 号

封面设计: 苏 华

责任编辑: 于 蕾

全球化冲击: 当代中国面向世界的挑战

王庆五 著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呼和浩特市新城西待 20 号)

江苏南京陆军指挥学院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68mm 1/32 印张:10.9 字数:275 千字

2003 年 12 月第一版 2003 年 12 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 1—1000 册

ISBN:7—204—07029—1/C·122 定价.28 50 元

目 录

全球化:中国社会主义理论与制度变革

第一章 全球化进程中社会主义价值与制度框架分析·····	(1)
第二章 当代中国社会主义理论面对全球化的挑战及回应 ·····	(22)
第三章 全球化时代中国社会主义理论范式的转变 ·····	(42)
第四章 全球化条件下当代中国的改革路径及发展抉择分析 ·····	(71)

全球化与中国共产党

第五章 全球化与马克思主义政党·····	(106)
第六章 中共两代领导集体:全球化视野的理论拓展 ·····	(136)
第七章 “三个代表”:全球化时代马克思主义发展的跨越·····	(159)
第八章 告别革命范式:全球化条件下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变革·····	(178)

社会主义历史命运:路途漫长和艰辛的长征

第九章 当代资本主义及全球化理论的评述·····	(207)
第十章 全球化时代的资本主义模式·····	(252)
第十一章 全球化、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与当代社会主义的定位·····	(298)
第十二章 历史的终结还是崭新的一页:21 世纪社会主义在全球化时代前途和命运·····	(326)

全球化:中国社会主义理论与制度变革

第一章 全球化进程中社会主义价值 与制度框架分析

全球化是当今世界的发展趋势,也是眼下各个企望加入世界经济一体化进程的国家观察这个世界的主导思维定势,而且它也是当今发达资本主义与其他国家对话的强势语言。那么,作为社会主义的中国,全球化与社会主义关系如何?怎样将全球化这一当代世界具有深远意义的发展趋势与社会主义的历史命运联系起来?怎么把全球化这一极具资本主义色彩的话语与对社会主义的认识置于一个分析框架之内?不能不是我们关心的一个重大课题。但是,目前国内理论界对此分析不多,或者是较多地集中在经济的全球化以及如何与这个经济全球化接轨的角度来建构各种理论和制度,甚至少数理论工作者就认为全球化是社会主义的绝路。这样的理论分析趋向不能不引起关注社会主义历史命运和前途的人们的担忧。这里,我们试图将全球化与社会主义价值自身的发展历程以及今天的复兴纳入一个共同的视野,为展开对这一课题的研究提供另一种思路。

全球化的发端:资本主义面临来自社会主义的价值批判

“全球化”的议论在当今世界上可以说是五花八门,但是归结起来,大体分为两种基本的看法:一是代表着西方资本主义世界中一种普遍乐观的情绪,认为建立一个国际新秩序的时代已经来临,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极对立的历史行将结声,未来的世界将是资本主义经济体系以及由之而生的政治体系和文化体系一统天

下,历史的终结即将来临,未来的社会将是自由市场经济全球化的时代。这种看法的代表是美国学者弗朗西斯·福山以及著作《历史的终结和最后的人》出版以来的一批人,他们不断为其全球化理论注入新的内容,什么“美国式新经济的全球化”、“全球经济的自由化”、“超资本主义时代的来临”等等,从而成为当前全球化语境中的强势语言;二是以极其担忧的心境和批判的态度对待世界经济正在出现的一体化趋势,认为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以金融为核心的全球化趋势,造成英国巴林银行的破产、墨西哥金融危机、东南亚金融危机、日本金融危机、俄罗斯金融危机等一系列席卷全世界的震荡,人类在全球化进程中伴随着巨大的风险。这是一些左派学者,他们对全球化世界更多的是提出严重的警告,什么“全球化的陷阱”、“经济全球化是双刃剑”等等,但是,这些基本观点在一个巨大无形的手强行推进的全球化实践面前,处于弱势地位。上述两种基本观点,其中全球化就是资本主义化这一极具意识形态内容的观点处于强势地位,似乎全球化就是资本主义化,社会主义将随着全球化而出局。果真应当如此解读全球化的话语内涵吗?

考察全球化与资本主义的发展,我们可以作两点假设:

一是全球化不是今天资本主义突然迸发出来的产物,资本主义在它发展的初期所表现出来全球性的本质,是由前资本主义社会内深刻的生产力发展和经济关系扩张导致的民族国家界限被打破所决定的;

二是资本主义从它诞生的那一天起至今,就伴随着社会主义对它的价值批判。而且随着资本主义真正体现出全球性的本质,社会主义对资本主义的批判进而由价值性批判跃迁为制度性的批判。

证明以上假设,须从什么是全球化说起。今天的全球化尽管含义说法很多,但是其特定的内涵大体可以从四个方面来认识:从

技术层面来讲,它凭借着以信息技术为核心的科技革命,使世界经济发展在许多领域保持强劲的势头,使市场经济以更加迅速的姿态反应经济生活的变化;从组织层面来讲,全球化最突出的特点就是跨国公司主宰世界经济的发展方向,在它纵横捭阖的兼并和扩张的背后,是代表本国资本家利益的越来越强有力的政府;从意识形态的层面来讲,全球化是 80 年代以来西方各国的新保守主义政府系统推行新自由主义理论和政策的结果,是一种所谓新自由主义的胜利;从全球化的核心来讲,它是资本特别是金融资本的全球化,在强大的政府推进,跨国公司的运作和国际互联网的连接下,任何一个国家都难逃全球化的法网。概括今天我们认识到的上述四个方面具有典型意义的全球化含义,全球化就是所谓生产的国际化,经济和贸易的自由化,资本尤其是金融资本的全球化。但是,如果将所谓全球化放在一个历史的环境中考察,就会发现全球化是一个动态的概念和过程。全球化概念“所概括的某些内容绝不是什麼新事物。世界范围的贸易联系长久以来就存在,例如美联邦的世界贸易”^①;全球化的进程与资本主义的发展进程是递进的;全球化的进程中不但产生了资本主义和对资本主义的批判,而且随着全球化和资本主义的推进,资本主义面临的批判越来越深刻,越来越由对其价值的否定发展成为对一个新型社会制度价值的肯定。

全球化是一个历史的进程。全球化与资本主义谁为先?似乎是一个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问题。其实,资本主义是建立在对世界市场密切联系基础上的一种生产方式和政治制度,与世界市场的关系本属于资本主义概念题中之意。法国著名世界经济历史学家布罗代尔指出,他赞成马克思“资本的历史自十六世纪揭开”的

^① 弗里德里希斯:《全球化——概念与基本设想》。转引自王列、杨雪冬编译《全球化与世界》,中央编译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5 页。

名言,但是,如果将欧洲经济世界作为资本主义过程的母型,他又发现早在13世纪的意大利实际上就有了“资本主义生产”,因为“一种国际性协调很早——从中世纪起——已经开始,并且将持续几个世纪”,“欧洲很早就出现了地区间的协调配合以及生产和交换的发展差异,经济世界几乎从一开始便具备有效的结构”。^①因此,他最后也没有在资本主义究竟是产生于16世纪,还是产生于13世纪这两种观点中表明自己的看法。然而,他却用大量的经济史知识说明了资本主义产生于那个早先已经有了几个世纪的国际性生产和交换协调结构的16世纪。正如希尔施所说的:“资本主义的发展从一开始就是在对市场的紧密依赖关系中进行的,全球化是它的一个基本特征。”^②

为此,可以认为,打破民族和国家间的经济联系,是资本主义产生的基础和前提,而资本主义的出现又进一步将经济全球化的本质充分地表现出来。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非常生动的阐述,有力地说明了它们之间的关系。

马克思认为,资产阶级的前身开辟了欧洲国家和民族之间的联系:在15-16世纪,资本主义产生之前,除了欧洲早已具有的地区间的协调配合以及生产和交换的有效结构之外,地理的大发现使西欧一些国家开始了殖民掠夺的进程,它不仅形成了早期世界市场,而且使欧洲商业的性质和经营方式发生了变化,这样才使得商业资产阶级的力量空前膨胀起来,推动了工场手工业的发展。而工场手工业最发达的英国,随着海外掠夺和国内新科学技术与采矿业的发展,纺织工业的进步与其在海外贸易中巨大的利润使之率先发动了工业革命。正是工业革命的魔力所呼唤出来的生产

① 布罗代尔:《15至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第3卷,三联出版社1993年版,第44页。

② J. 希尔施《民族竞争国家》,1995年法兰克福版,第103页。转引自王列、杨雪冬编译《全球化与世界》,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版,第28页。

力,为资产阶级加速全球化的形成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马克思还证明,资产阶级的出现加速了全球化的形成:是“不断扩大产品销路的需要,驱使资产阶级奔走于全球各地。”“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古老的民族工业被消灭了,并且每天都还在被消灭。它们被新的工业排挤掉了,新的工业的建立已经成为一切文明民族的生命攸关的问题;这些工业所加工的,已经不是本地的原料,而是来自极其遥远的地区的原料;它们的产品不仅供本国消费,而且同时供世界各地消费。旧的、靠本国产品来满足的需要,被新的、要靠极其遥远的国家和地带的产品来满足的需要所代替了。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① 这段 150 多年前极其天才的论述,马克思虽然没有用“全球化”这一概念,但是用来描述今天世界的经济全球化现状也是十分贴切的。透过这一论述,我们可以看到,如果说在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社会产生之前,被布罗代尔所称之为的民族国家和地区间的协调配合以及生产和交换的紧密依赖关系是一种经济全球化的序幕的话,而资产阶级的出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产生,则是真正的科学意义上的全球化发端的标志。

然而,事物总有相反的一面,资产阶级推进了真正的全球化进程的开端,它在打破民族国家之间的封闭、解放生产力、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的民族都卷入文明世界等方面作出了巨大贡献,但是,也是这个阶级在这第一轮全球化的进程中的表现,暴露了它否定的一面,而首先对这一否定面发起批判的是空想社会主义者。被马克思称之为“最初研究政治经济学的”^② 代表人物之一的、空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1 卷,人民出版社 1974 年版,第 254—155 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3 卷,人民出版社 1972 年版,第 677 页。

想社会主义最初的思想家托马斯·莫尔,从16世纪欧洲资本主义工场手工业在英国发展的状况,深刻地揭示英国资产阶级为发展毛纺织业进行原始积累的罪恶,特别是他从“圈地运动”所导致的“羊吃人”社会看到资本主义新兴社会的极不合理性,进而第一个举起社会主义的旗帜对资本主义进行了坚决的价值性批判。今天的社会主义者都不会忘记这段话:“我深信,只有完全废除私有制度,财富才可以得到平均公正的分配,人类才能有福利。如果私有制仍然保留下来,那么,大多数人类,并且是最优秀的人类,会永远被压在痛苦难逃的悲惨重负之下。”^①在长达300多年的空想社会主义思想史上,这种对资本主义的价值性批判一直成为资本主义发展中的一种否定力量。只有到了19世纪,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又进一步将这种对资本主义的价值性批判跃迁为制度性批判。

全球化的裂变:社会主义对资本主义的价值批判向 制度批判的跃迁

所谓对资本主义的价值性批判,就是社会主义从理论层面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全面批判,是对资本主义价值性的根本性否定,也是对优越于资本主义社会的一种新型社会主义社会从价值性层面的肯定。应该说,空想社会主义者对资本主义的价值性批判和对社会主义的价值性肯定,正是他们永载人类文明史册的光辉之处,至今这种社会主义的价值性都没有失去它的光彩。但是他们的社会主义之所以是空想,根本原因还在于他们对资本主义的批判,仅仅停留在价值层面,而马克思开创的科学社会主义,正是将这种批判跃迁到制度批判的层面,使这种批判不仅在理论层面,而且同时在运动和制度的层面展开,使社会主义的价值性真正建立在科学的基础上。

^① 莫尔:《乌托邦》,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第34页。

19 世纪初至 20 世纪中期,社会主义对资本主义进行了大规模的制度性批判,而这种批判正是建立在资本主义全球化裂变的基础上的。

全球化在 19 世纪初随着工业革命的推进以及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成熟,越来越呈现出加速的趋势,同时,这列越来越高速的全球化列车,也出现了历史上第一次深刻的裂变:即资本主义在全球化世界内在和外在的扩张中所导致的深刻裂痕。这种裂痕为社会主义对资本主义的价值性批判跃迁到制度层面提供了的客观条件。

首先,全球化进程中资本主义的深刻裂变,发生在资本主义社会的体内,即一方面资本主义社会分裂为两大对立的阶级——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另一方面资本主义社会生产方式内在矛盾的对立——生产的社会化和资本主义私人占有的不相容。马克思真正使社会主义从空想成为科学,正是在当时这种全球化进程导致资本主义这一深刻裂变的时刻,进行了深入的科学研究以及准确把握了这一裂变对人类社会的深远意义后才完成的。

马克思虽然没有面对一个彻底全球化了的资本主义社会,但是,他对资产阶级在加速全球化进程中深刻的社会矛盾进行了彻底的研究。他不仅仅高度评价了从莫尔到圣西门、傅立叶和欧文等空想社会主义者对资本主义的批判,从全球化扩张的资本主义身上看到其必然被社会主义否定的价值性,更重要的是他用历史唯物主义的利刃剖开资本主义那全球一体化扩张的外表,深入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在这种全球扩张中的内在分裂。实质上,马克思与空想社会主义所区别的正是体现在如何对待资本主义的全球化特征上。空想社会主义从资本主义全球化扩张的苦难中,感到的是恐惧和失望,进而从社会和伦理的角度对资本主义进行了尖锐的批判;马克思从资本主义全球化的拓展中,一方面,不但没有批判资产阶级推进全球化的历史作用,反而高度赞扬了资产阶级

在解放生产力和传播人类文明方面的巨大功绩,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否定,恰恰是在观察资产阶级在推进这一全球化进程,加速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中,发现了资产阶级同时塑造了一个自己对立的力量——工人阶级,这是资本主义社会空前的分裂,也是资产阶级所致力于的那种社会制度的必然结果。正如当代美国学者迈斯纳所说:“马克思谴责资本主义制度并不是因为资本主义没有‘解放生产力’,而是因为资本主义没有解放生产者,因为资本主义确实用新的更加不人道的制度奴役生产者。”^① 另一方面,在肯定资产阶级解放生产力的革命性作用的同时,马克思发现资产阶级的那种所有制关系,遇到资产阶级所呼唤出来的巨大生产力的强大挑战,全球化进程中资产阶级依靠这种生产力具有无限扩张的潜力,它“建立了自由竞争、自由迁徙、商品所有者平等的王国,以及资产阶级的一切美妙的东西。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现在可以自由发展了。……但是,正如从前工厂手工业以及在它影响下进一步发展了的手工业同封建的行会桎梏发生冲突一样,大工业得到比较充分的发展时就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用来限制它的桎梏发生冲突了。”^② 尽管全球化在当时的世界范围内发展还是初步的、不充分的,但是马克思所发现的资本主义社会内在的深刻的两个分裂,却首次证明了这种社会不仅在社会和伦理层面的不合理性,而且证明了它在社会制度层面上的否定性,证明了这种社会必然被一种更加合理、更加新型的社会所代替的必然性,从而将社会主义优越于资本主义社会的价值性建立在科学的基础上,正是马克思将过去社会主义对资本主义的价值性批判跃迁到制度层面。

其次,随着资本主义将全球化进程的继续推进,资本主义体内的深刻裂变进一步发展到外部,即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深刻矛盾

① 迈斯纳:《重新思考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的批判》,转引自俞可平编译《全球化时代的“马克思主义”》,兴编译出版社1998年版,第202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425页。

以及处于这一裂痕之间的非资本主义国家出现社会主义革命,从而将社会主义在全球化进程中对资本主义的制度性批判推向高潮。

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在俄国和中国的产生,正是对资本主义在全球化进程中将自身体内的裂变发展到体外的裂变的反应。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聚焦点虽然不是放在全球化以及资本主义在世界整体推进的理论分析上,但它对全球化以及资本主义国家各个单元之间的结合部的矛盾进行了深刻的研究,其理论的根本要义就是社会主义可以在一个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东方大国首先实现。看起来这样的思想体系具有浓厚的一国和民族色彩,但是恰恰是资本主义全球化的裂变促使社会主义理论的这种革命性变革。到19世纪末,原来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内部的基本矛盾也越来越世界化,这些率先进入资本主义的国家,为了转嫁其内部社会固有矛盾所导致的深刻分裂,不得不利用其不可挑战的实力对不发达国家进行掠夺和矛盾的转嫁,使本国社会的深刻矛盾和分裂处于相对缓和的态势,而受到矛盾转嫁的国家因为成为帝国主义争夺的焦点处于毫无出路的境地。一方面是帝国主义国家之间因为全球化所导致的社会裂变而展开的激烈的争夺,另一方面,因为这些弱小的非资本主义国家不能享受资本主义的好处,却处处蒙受资本主义全球化所带来的苦难,因而大大增强了这些国家反抗资本主义的力量,社会主义革命恰恰最容易在这些资本主义的薄弱环节中爆发。全球化使资本主义发展成为帝国主义阶段,将世界分裂为帝国主义和殖民地以及被压迫民族,而正是这种裂变使社会主义发起了对资本主义的大规模制度性批判,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正是顺应了这种全球化世界的发展潮流出现的科学理论,而且20初至20世纪中叶出现的一批社会主义国家也正是在这种理论的指导下出现的。

至20世纪,从16世纪开始的全球化以及资本主义极力所推

行的这种全球性扩张,由于社会主义对资本主义的批判从价值层面全面跃迁到制度层面而出现重大变化:原来资本主义致力于其主观愿望的全球一体化的梦想被打破,资本主义的全球化遭遇重大挫折;世界上出现了两种社会制度,两种生活方式,两种经济、政治、文化乃至人们思维的不同格局。全球化面临新的选择。

全球化的拓展:社会主义对资本主义的价值批判遭遇挫折

进入 20 世纪,尽管全球化因为社会主义对资本主义的批判从价值层面跃迁到制度层面,全球化几百年进程中原来潜藏于社会深层的裂痕,外化到世界的表面,全球化成为全球分裂:两种社会制度的对立和竞争开始在 20 世纪上叶。但是,事实上全球化是一种随着社会生产力发展、科学技术革命出现以及人类对经济政治和文化的管理越来越复杂化所出现的一种趋势,用今天的一句话来说:全球化是一种现实,而不是一种选择。在“两个社会制度体系并存”和“一球两制”的裂痕表面,全球化仍然按照自身的逻辑拓展,它仍然是人类社会早已启动的一辆列车向着它的目的地前进。问题是两种社会制度对全球化的客观进程如何去认识和如何去把握。

资本主义由于与全球化是一个与生俱来的孪生物,因为历史和实践的原因,它在对全球化的认识和态度上具有社会主义制度所不具有的本能和优势,再加上资本主义在与社会主义的对立和竞争中采取了反思和局部调整的办法,使得资产阶级在全球化的拓展中不但没有失去与全球化的联系,反而深化了这种联系。

资本主义在 20 世纪的与社会主义的对垒中,对全球化世界发展的技术层面的制度采取了顺应其潮流的态度。一是对经济全球化发展中的一些基本制度层面的具体机制的坚持,例如市场经济机制、技术创新机制、现代企业的发展和约束机制、自由贸易和流通机制等等,由于这些基本制度层面的具体机制与经济全球化的

拓展趋势是一致的,因而坚持这种机制的资本主义在经济上总体是成功的;二是对社会主义实践中适应全球化的一些价值机制进行了吸收和借鉴,例如对不受制约的自由市场经济的宏观控制、政府对收入分配两极分化的宏观调节等制度性机制的学习,客观上促进了社会公正和平等价值观念的普及,大大缓解了资本主义内部的矛盾,欧洲著名经济史学家奇拉波的《欧洲经济史》这样评述道,无论是社会主义的计划经济制度还是资本主义的自由市场制度,都不是令人满意的制度,而“战后经济计划化的经历就是推广这两种基本制度并且对其进一步改进的经历”^①;三是由于社会主义制度处于较为强有力的竞争层面,资本主义对自身制度层面的某些价值机制进行了某种程度的抑制,例如福利国家和福利政策的实施、对公共经济的扶持使混合经济的形成、对跨国公司以及大企业和财团的反垄断措施等等,使资本主义制度价值层面所导致的丑陋一面有所收敛。资本主义以上适应新的全球化趋势而采取的一些技术层面的措施,一方面是因为社会主义处在它全球化的对立面,这种资本主义的所谓“进步”并不是对社会主义价值的排斥,而恰恰是它对社会主义价值目标某种程度的学习,才能在全球化的世界生存下来。另一方面,以上对全球化进程中一些技术层面机制和制度的坚持和和调整,使资本主义在这几十年的过程中获得稳定的发展,经济实力获得较大的增强,特别是资本主义世界的“全球化”获得更加长足的拓展。德国学者比朔夫认为,20世纪至70—80年代,资本主义出现了“中心区域经济空间的一种更加紧密的联结”,资本主义“主要国家和它的区域影响范围的联系更加紧密”。^② 资本主义“更加”全球化了!今天有人与其将这种全球化的拓展归结为资本主义如何适应这个世界一体化趋势,不如

① 奇拉波:《欧洲经济史》第5卷(下册),商务印书馆1988年版,第283页。

② 比朔夫:《全球化——世界经济结构变化分析》,转引自王列、杨雪冬编译《全球化与世界》,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版,第31页。

说是社会主义的价值性对资本主义的影响以及社会主义的价值性与全球化的发展趋势是根本一致的。资本主义恰恰是学习了社会主义才在几乎处于风雨飘摇之中暂且适应了这种全球化而站稳脚跟。

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从理论到实践经历几个世纪,而第一次出现在这个世界上是本世纪初。完成了对资本主义制度的价值批判到制度批判的跃迁,社会主义仍然面临对资本主义的价值性批判的任务,特别是在它建立了自己的制度以后的首要任务,就是要用社会主义的实践来证明社会主义价值性的真理性和科学性,让社会主义的价值性在社会主义的制度中具体地体现出来,这也是对现实存在的资本主义社会的最好的价值性批判。但是,面对从本世纪初资本主义继续对全球化的拓展,社会主义在本世纪的实践虽然取得过辉煌的成就,然而它却在全球化的拓展中继续证明社会主义自身的价值性实践上遭遇重大挫折。

社会主义在20世纪与资本主义的对垒中遭遇重大挫折的其中重要原因,是由于对世界全球化趋势的认识和判断逐步走向失误,因而,在社会主义制度的建设上导致了与其价值性的逐渐脱节。一是社会主义在自身的建设中出现了制度建设与其自身价值性脱节、制度建设不支持社会主义价值性的失误。社会主义正是在资本主义走向全球化的进程中对资本主义进行价值批判以及将价值批判跃迁为制度批判的,社会主义应该建立一个在制度上更加支持自身价值性的机制和体制,但是在一个与资本主义表面分裂而实质竞赛的世界中,社会主义没有把握好社会主义价值本质与制度建设的关系,邓小平说:“我们总结几十年搞社会主义的经验,社会主义是什么,马克思主义是什么,我们过去没有完全搞清楚。……社会主义的任务很多,但根本一条就是发展生产力,在发展生产力的基础上体现出优于资本主义,为实现共产主义创造物

质基础。我们在一个长时期里忽视了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①也就是说,我们没有形成一个能够发展生产力、将社会主义优越性体现出来的制度和体制,所以社会主义才要改革;二是对全球化的世界缺乏本质的了解,一味地企图追求社会主义自身封闭的体系内的扩张,希望依靠自身体系的膨胀,挤垮体外的资本主义体系。20 世纪的世界,客观上由于种种原因造成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对立和冷战,但是处于一个世界的两种制度在全球化拓展面前,都面临一个强占全球化前沿高地的课题。但是,社会主义在处理自身体系和全球的关系上出现失误。国内著名学者赵曜先生指出,斯大林“对巩固和发展苏联的社会主义事业做出了不可磨灭的重大贡献”,然而,斯大林在对待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关系上,“提出‘两个世界,两个平行市场’的论断,导致只在社会主义市场交流,不同资本主义交流”。^②实际上,希望依靠社会主义自身的扩张膨胀,即经济强大和革命输出挤垮资本主义世界,最后,违背了经济全球化的基本规律,成为本世纪社会主义解体的重要原因;三是对社会主义自身体系外的符合全球化规律的体制和机制采取批判和排斥的态度。社会主义在 20 世纪自身的建设和发展过程中,几乎全部依靠自己的创造,一方面说明社会主义作为人类历史上前无古人的事业,必须做前无古人的创造,这是历史赋予的使命,也是社会主义的光荣,另一方面,又不能不是 20 世纪社会主义实践的误区。人类历史上几乎没有一个社会制度是靠自己单打独斗发展起来的,都在自己的发展进程中借鉴了其他制度的可取之处。面对全球化拓展的世界,社会主义排斥了资本主义世界的市场经济机制、技术创新机制、企业管理机制、社会保障机制等等,从而不但生产力发展与资本主义拉开差距,更重要的是与人类

① 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 3 卷,人民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137 页。

② 赵曜:《社会主义运动的世纪探索(上)》,《理论前沿》2000 年第 1 期,第 8 页。

文明和世界进步偏离,“社会主义”偏离了社会主义价值目标;四是对社会主义价值性的发掘仍然采取一种封闭的办法,即着眼于社会主义国家内,着眼于本国和本民族的范围内。社会主义成为一种现实的制度后,不等于就完成了社会主义价值性的认识,对社会主义价值性的发掘是一个伴随着社会主义实践始终的过程,是一个社会主义在建设和发展中面向世界和人类文明不断学习和完善的过程,20世纪社会主义在全球化拓展的世界面前,较少注重全球,而较多注重“社会主义”,认为只有社会主义国家才有社会主义价值性的内容,只有社会主义国家本民族范围内才能生长出社会主义因素,从而造成对全球化拓展的世界面前,采取了许多有民族特点,但是与全球化和世界经济、政治、文化发展趋势相悖的体制和机制选择,而将其他国家和民族的种种制度选择一概视之为资本主义加以排斥。今天,在社会主义遭受重大挫折之后,我们才认识到:“社会主义要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就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化社会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管理方法。”^①

上述四个方面所概括的社会主义在全球化进一步拓展的面前,在制度建设与价值机制的脱节问题,实质上使我们看到,社会主义在本世纪最辉煌的时候,由于某种特定模式的原因,并没有体现出社会主义价值性的内在全部内涵,即比资本主义更高的劳动生产力、经济和政治发展的更加的公正性、文化上更具每个社会成员的创造性等,这些问题并不是社会主义价值性本身的失败或不适应全球化,也不是社会主义对资本主义的价值性批判跃迁到制度性批判的不对,而是社会主义在进行了对资本主义价值性批判跃迁为制度性批判以后,所建立的制度模式既不适应全球化,也与

^① 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73页。